

陈石遗先生谈艺录 民国 黄曾樾辑

○序

岁辛亥，余年十六，方读书京师大学，始识石遗先生。越十有五年，纳交於黄子荫亭。荫亭新自海外归。时相过从。出示所作诗古文辞，类渊雅，跻於作者之林。因为言石遗先生於商量旧学，雅极殷拳。荫亭亦既闻先生名，深以得及先生之门为可乐。如是者又三年，荫亭与余邂逅南都，则知其有石遗先生《谈艺录》之作。问序於余。余受而读之。其於诗古文辞，凡所论列，皆鞭入，能抉其奥，不作一肤浅语。而臧否选体诗、桐城派古文，以暨近人樊山、伯严诗各则，与余所见，几合符节。独谓刘後村诗仅工七言绝句，似未知後村之真者。後村诗无一体不工，盖出入於杜、韩、苏、黄、东野、临川间，淹有诸家之长。其尤胜处，在写实甚美。以此法作诗，庶几近数十年以来之中国，可一一於诗歌表而出之。今之语体诗，瞠手後矣。不谗先生以为何如？《谈艺录》文笔隽永，叙述简洁，读之如饮龙井茗，清芬沁人心脾。有志於旧文艺者，人手一编，余知其於诗古文辞入门之途径，必有护也。信惟荫亭足以传先锋一，亦惟先生之孳孳於商量旧学若此其笃。余别先生九年，睹此编，犹恍然置身於便坐雅谈时。噫！先生远矣。民国十九年八月众难林庚白序於秣陵

○序

吾闽文教之开，较中土为晚。隋唐间始有诗人，迨唐末五代，秦系、韩偓、崔道融之伦，流寓入闽，诗教乃盛。自宋而益昌，杨徽之、杨亿、刘子翬、朱熹、萧德藻、徐玑、刘克庄、严羽、谢翱诸人，後先蔚起，各成派别。朱明一代，闽中十子、郑善夫、高、传、二谢、二徐、曹学佺虽迭以诗鸣，然皆不出明人貌以汉魏、盛唐之习。沿至胜清道咸之间，和侍郎、祁相国、以杜、韩、白、苏倡於京师，为世宗仰，而八闽诗人尚株守其乡先辈，摹仿成法。同光而还，郑海藏、陈听水、陈木菴三先生出，以宛陵、半山、东坡、放翁、诚斋诸大家为宗，同时江右陈散原先生力祖山谷。於是数百年来之为诗者，始一亦其窠臼。大抵以清新真挚为主，海内推为“同光派”。而吾师陈石遗先生则不唐，不宋，不汉魏，不六朝；亦唐，亦宋，亦汉魏，亦六朝。《三百篇》为体，经史诸子百家为用。其著《诗话》，编《诗钞》，鼓吹之力，盖自有说诗、选诗以来，得未曾有焉。先生以名世之才，蕴经世之学，壮岁橐笔，为刘壮肃、张文襄诸公上客。所为擘画措施，胥关民生国计。顾世独以朴学辞章重先生，岂知此殆先生流落人间者泰山一毫芒耳。其以宛陵、半山、东坡、诚斋况先生之诗者，自皮相矣。然自先生出，而朋从气类相感召，讲坛著述所提倡，实有左右中原文献之功，不特移易闽中宿习，开闽派之新声。而胜清一代主持诗教如王文简之仁荃、票神韵、沈文肫之专主温柔敦厚者，先生殆有过之。尝闻

先生论吾闽僻处海澨，而《禹贡》三江，南江发源长汀；汉代五岳，霍山实在宁德；大海则东控日本；三十六洞天，第一、第十六皆在福建。然则山川灵淑清明之气，蕴千百年而後钟於先生者，岂独幔亭劣尉已邪！信哉诗人之杰，为今日诗教剥复时之山斗矣。曾樾幸生乡国，自有知识，则知景仰先生，窃揆昧，不敢自致於门墙。丁卯孟冬初弦，由董仲纯丈介谒先生於文儒坊三官堂之匹园，呈诗文为贄。师年七十有二，精神矍铄，长身颀白，貌清癯，望之如六十岁人。谈论精采焕发，娓娓无倦容，乐育之意，睟面盎背。嗣後每遇休沐，常随杖履。其说诗旨趣，大抵散见於所著书中。有所请益，必为畅言。退而录之，以备遗忘。随闻随记，无有汇次，名曰《谈艺录》，纪实也。昔桐城姚惜抱先生为文章，私淑其乡方侍郎，而以未得及身亲炙为憾。曾樾何幸，得及大贤之门，而荷其拂拭，把笔记录名言说论，盖不胜玷辱师门之忝。瞿云。丁卯季冬黄曾樾。

◎（正文）

师云：诗之为道，足以怡养天机，作者固宜求工，然过事苦吟，未免自录苦恼。盖作诗不徒於诗上讨生活，学问足，虽求工，亦不至於苦也。俞恪士自卸疆提学使任回京，尝言此後当不复作诗，某诗功恐亦止於是。每一诗成，刻画景物，非无逼肖处，然几病怔忡矣。俞先生西行後诗大异於昔，惟不久竟下世。求诗文於诗文中，末矣。必当深於经、史、百家，以厚其基。然尤必其人高妙，而後其诗能高妙。否则，虽工不到甚么地步去。

师云：生之诗文，可以成家。文学桐城，诗学选体，皆取法甚正。夫汉魏六朝诗岂不佳，但依样画葫芦，终落空套。作诗当求真是自己语。中晚唐以逮宋人，力去空套。宋诗中如杨诚斋，非仅毫笔透纸背也。言时摺其衣襟，既向摺，又反而向表摺。因指示曰：他人诗只一摺，不过一曲折而已，诚斋则至少两曲折。他人一折向左，再摺又向左，诚斋则一折向左，再折向左，三折总而向右矣。生看《诚斋集》，当於此等处求之。

师云：学文字，当取资大家。小名家佳处有限，看一遍可也。唐之杜、韩、白，宋之苏，此四家集，可取资者十五六至十七八。杜则人知其好矣。世尊韩文为文章泰斗，而韩诗之工，实在文上。白诗号称老妪能解，皆非白之佳者，其佳境颇非前人所有。韩白二家，皆能於李杜外另境界，皆人杰也。苏得於天者甚优，其运典之灵後确切，黄陈二家亦能及。双井固佳，然实无若何深远高妙处。此外则放翁、诚斋耳。陆取其七律、七绝，杨取其七绝、五七古。清初诗人，王、朱外，足观者少。嘉、道间和恩泽、祁隽藻尚有取焉。

师云：清初诗人，吴梅村固是大家，然即其擅长之七古论，只能备一格，作诗史观。後人无彼之题，即不必作彼之计。还是朱、王可喜处多。大抵渔洋七言

多佳者，七绝尤佳。五古则优孟王孟耳。

师云：渔洋虽喜用典，而用得恰好处，簇簇生新，盖以少许胜人多许也。梅村则近於堆垛。

师云：王湘绮除《湘军志》外，诗文皆无可取。诗除一二可备他日史乘资料外，馀皆落套。散文尤恶劣，不可读。至用“泥金”、“捷报”等字，岂不令人齿冷。马通伯文时有佳者，但於桐城规则外，不敢一步放手行。陈散原文胜於诗，姚叔节诗胜於文。郑海藏诗实有动人处，近作渐就枯窘，或身世使然。然果是大手笔，不怕无诗作也。

师云：朱梅崖文在王遵严上，高雨农次之，张怡亭、李古山又次之。

师云：《湘军志》诚是佳构，善学《史记》、《通鉴》。其多微辞，尤冷隽可喜。湘绮楼他文不称是，莫明其故。郑海藏诗，一首往往有一二韵极佳者，其馀多趁笔。

师云：曾文正以声调铿锵掄桐城之短，然其文不及方、姚处，则尚不能避俗耳。如其生平得意之作《金陵昭忠祠记》，声调美矣，而篇终处殊未免俗。论胜朝文，终当以方称首。姚、梅二郎中，未知鹿死谁手。

师云：所谓高调者，音调响亮之谓也，如杜之“风急天高”是矣。《散原精舍诗》则正与此相反。

师云：白诗之妙，实能於杜韩外扩充境界。宋诗十之七八从《长庆集》中来，然皆能以不平变化其平处。

师云：近体诗当常作，方能进步。即大家亦要常作，否则生涩。欲妥帖，煞费安排矣。

师云：《散原精舍诗》专事生涩，盖欲免俗、免熟，其用心苦矣。

师云：作七律，第三联可脱开前半截，另出新意，不必死承前半首作下。专守起承转合格调者，作试帖诗之馀毒也。陈太传尚未免此，彼亦自知。至此联作法，则当视前联用意而力求与之异。如前联大，则此联小，馀可类推。例如老杜之“春水船如天上坐，老年花似雾中看”，大矣，而下联则小。

师云：七古当以杜、韩、苏为正则。三家一韵到底者居多，实前无古人，後无来者。山谷七古，读之令人不舒畅。

师云：吾闽文学，从古不後人。如吴才老之首疑伪《古文尚书》、首言《毛诗》古音，袁机仲之首创纪事本末，曾慥之首创丛书，柳耆卿之於词道创长调，皆是。若蔡君谟之於字，萧东夫、徐灵渊之於诗，不过分占一席耳。

师云：刻书有雅俗之分，不可不辨。字体处，凡行数与字数，皆当知之。明人刻八股文，及清人刻朱卷，皆是每版九行，每行二十五字。凡佳本古槧，多十一行、古三行。十行者已少，九行则俗本耳。字数以二十一、二为宜。

师云：樊山与实甫虽均以诗豪，顷刻成诗，年月成集，各以万首计。然樊则自幼至老，始终一格；易则时时更变，诗各一格，集各一调。林谦宣云：易以活字版自随，一有诗，百十首即印成集，遍赠朋友。

师云：樊榭诗五古、七绝为上，七律次之，五律又次之，七古为下。

师云：黄莘田七绝虽守唐音，而颇多佳作足讽咏者，调虽旧而命意新也。

师云：《红楼梦》一书，真是千古奇构。全部痛诋满清，而以一代文纲之密，无如之何。盖他小说皆以一人影射一人，故易被窥破；《红楼梦》则或以一个影射数人，或以数人影射一人，天花乱坠，使人迷於所往。近三十年，始有窥破一二者；蔡鹤卿《索隐》，可谓窥见全豹矣。

师云：世之崇奉半山者，苏戡倡之也。半山绝句，颇欲於唐音外别树一帜，然甚佳者亦不多见。

师云：渔洋、樊榭两家均好用典，惟王则运用无痕，厉尚未免斧鉴之迹。王用鲜新典，厉用冷僻典。两家皆好摹拟，王竭力仿唐，厉则专意仿宋。就中渔洋七绝神韵悠扬，非樊榭所及；而樊榭七绝真实处，亦渔洋所无。王长於七古，厉七古殊卑下。但厉之五古远在王上，渔洋五古纯是假王孟，殊不足观。厉七律虽未免於织巧，然有幽秀之致；王七律间有一、二佳构，然往往有欠通者。五律则小名家耳。均非所长也。总之渔洋尚是大家吐属，樊榭则小名家耳。亦由二人身世不同使然也。

师云：《两当轩诗》精警处，非渔洋、樊榭所及，但不能自成一家。

师云：樊榭文学钱牧斋。虞山文本萎茶，学之者每况愈下矣。

师云：虞山诗工甚深，晚年尤寝馈於苏、陆二家。七古殊胜。《初学集》实在晚明诸家之上。

师云：梅村长篇虽学初唐四杰，而神理实《长庆集》，音节去四杰颇远。

师云：查初白七律善学香山，梅村则学剑南。

师云：樊山诗真所谓作诗矣，生平少山水登临之乐，而闭门索句，能成诗数千首；无歌舞酒色之娱，能成艳体诗千百首，亦奇矣。

师云：世未有终身藜藿而能辨膏腴之味、毕生韦布而知论锦绣之美者，钟记室嶭之诗，曾无片言只字流落人间，是其不工也无疑。以一不能诗之人，信口雌黄，岂足信哉！无怪乎其列渊明於中品，目孟德为下品也。

师云：张亨甫颇少佳处。其享名之盛，盖由友朋情谊之高，一因也；道咸之际，林清乱後，回、捻之匪继之，复有洪杨大劫，东南文物扫地矣。且其时朝廷专尚功利，宣宗毅然反其祖宗所为，不重儒术，故斯文衰敝，亨甫以诗鸣，名较易焉，二因也。自时厥後，祁、程、何、郑诸贤兴，亨甫之老守古法者黯然无色矣。

师云：陈恭甫谓张亨甫七古，自高青邱後无此作。青邱非七古上乘，恭甫优为之，亨甫尚未之及，惟《王郎曲》相近耳。

师云：吾闽古文家，朱梅崖外，允推高雨农先生澍然。其《抑快轩文》，得力於李习之者甚深。难者集中碑诸作，除《陈望坡尚书神道碑》等一、二篇外，其余皆乡曲庸行，高先生能描写各肖其人而不雷同。惜其稿本数种，有八本者，有十二本、十六本者，全存陈太传处，尚未付梓以公同好也。

师云：文章与人品有莫大关系。当陈恭先生为《道光通志》总纂时，高雨农先生为分纂。陈没，高承其乏，任总纂。时某时中丞怂恿劣衿，痛诋恭甫所纂。高先生寓书当道，力为驳斥，至辞馆不就。其行谊可钦矣。其书洋洋数千言，可谓至文也。

师云：俞曲园亦算学者，惟治经专师高邮派，如改《考工记》之“钟乳面三十六”之“面”字为“而”字，与《虞书》“舜臣二十二人”之“二”字为“三字”字等，皆浅易可哂。

师云：几道学无师承，少半时文字尚多俗笔。厥後研究子部，且得力於外国名家文法，尽變其往时滑易之病，所译书之佳者，首推原富。虽经济学不能胶柱鼓瑟，而《原富》之理永无可易。其次为《天演论》。诗尚少杰作，用典亦偶有错误。此亦当咎編集者之不审也。

师云：吴孟举诗诚佳。即以刻《宋诗钞》论，当举世鄙薄宋诗之时而有此特识，则其诗安得不高人一等？其湮没无闻者，以其友吕晚村之狱，人不敢称举之耳。

师云：张亨甫诗宗盛唐。尤以举太白自命，实不相似。而与黄仲则较繁短长，则犹未能相伯仲。

师云：《秋江集》七绝佳者甚多，五古、七律亦不恶，七古逊耳。

师云：渔洋之名，虞山成之也。其选《感旧集》，以钱居首，宜也。然王所最心服者为竹垞，其前後赠朱七律二章，见《精华录》中，推挹至矣。

师云：畏庐有弟子某，刊其师论文，中有大谬误处。是尊师反以暴其师之短也。吾贻书，使急挖改之。故为子孙者刊其祖父之著作，不择精粗美恶，惟求多多益善者，自谓孝子，实罪人也。（曾樾闻畏庐《与蔡鹤卿先生书》，所引“父母生子乃由一时之情欲”云云，谓为随园语。不知实孔文举之言，而随园袭之也。其见讥於蔡，蔡虽以擅长新文学著，而於旧学实淹咳。）

师云：北宋人肆力作七古，作五古未甚用功，故无佳构。惟陈简斋在北宋末，五古由王、孟、韦、柳来，而能自出机杼。

师云：元遗山以元魏之後，生近幽并，故於金感情倍深。又当金亡之时，故其发为诗歌，自具燕赵豪侠之气与诗人麦秀之思。其七言佳作甚多。题画诗能用

古法，试以少陵题画诗经较之便知。今人作题画诗，如咏真山水、真花卉、真人物，则反易下语矣。

师云：桐城派文，苦束于其所谓义法，直如伊川之理学。惜抱则空灵骀荡，在诗似常建、刘昫虚。梅格言则力量当在惜抱上。张廉卿、吴挚父文嫌太枯。伯言则非独文佳，诗亦甚佳。

师云：作诗忌太熟字，如“山头”、“岭头”之类，必当避去，以山岭上头确似人头也。“山顶”、“岭顶”亦然。“江头”、“渡头”则不然，江之口、渡之旁，则不甚似人头矣。此等处消息甚微，“竹头抢地”，则反见语妙。

师云：古人名只一字，故《公羊》讥二名。汉以後始渐有二名，则书单字名於姓下者，不当中空一字。世人往往中空一字，一似名必当二字者，故特空一字，以存其位。此大误也。

师云：刘後村诗诚佳，然以阿附韩氏，士林鄙之。且其诗只工绝句，所以终不能与尤、萧、范、陆颉颃也。

（按是册为丁卯冬从先生学诗时，将所闻於函丈者，随时记录之。其已是於先生著作者，均不记。自戊辰后，所记尚多，容后续印。十九年七月曾樾识。）